

孙惠芬长篇小说系列



寻找张展

孙惠芬 著



作家出版社

孙惠芬长篇小说系列

寻找张展

孙惠芬 著

作家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寻找张展 / 孙惠芬著. -- 北京 : 作家出版社, 2019. 1

(孙惠芬长篇小说系列)

ISBN 978-7-5212-0114-7

I. ①寻… II. ①孙… III. ①长篇小说 - 中国 - 当代
IV.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8) 第 150643 号

寻找张展

作 者: 孙惠芬

责任编辑: 向 尚

装帧设计: 孙惟静

出版发行: 作家出版社有限公司

社 址: 北京农展馆南里 10 号 邮 编: 100125

电话传真: 86-10-65067186 (发行中心及邮购部)

86-10-65004079 (总编室)

E-mail: zuojia@zuoja.net.cn

<http://www.zuojiaclubanshe.com>

印 刷: 中煤 (北京) 印务有限公司

成品尺寸: 142 × 210

字 数: 200 千

印 张: 9.25

版 次: 2019 年 3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9 年 3 月第 1 次印刷

ISBN 978-7-5212-0114-7

定 价: 29.00 元

作家版图书,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作家版图书, 印装错误可随时退换。

你说我是个谜，其实我们都是谜，
在痛苦中开始，在折磨中结束。
被卑微的事物抛向死亡，
把崇高的理想，背负到诸天之上。

——阿尔弗雷德·贝恩哈德·诺贝尔

序言

《寻找张展》，对我来说算是天外来客。2014年5月，《后上塘书》的写作进入尾声时，出版社朋友打来电话，说要我写一部关于大学生志愿者的小说，有原型。我听后觉得好笑，我怎么可能去写命题作文？又是不熟悉的大学生？再说，手头的长篇耗尽心血，四五年内我不打算再写长篇。还好，跟她说了我的想法，她立即表示理解，说都因为我写过《生死十日谈》，才想让我写一部非虚构作品。可在结束电话时，不知为什么我跟了一句：“这是一部救赎小说。”结果，就是这句话惹来麻烦。长篇完成不久，朋友又打来电话，说她非常感兴趣我说的救赎主题，还是希望我能写。我依然是坚决拒绝，朋友也依然表示理解，然而又过两个月，在我身心难得放松时，朋友又打来电话，说她已经用我的名字报了选题。这次我有些急了，怎么会这样？没答应为什么要报选题？不好意思发火，只有说报了选题也不写。还好，朋友还是表示理解，还是同意不写。然而就是这一天，事情有了变化，和在美国读书的儿子聊起这件事，儿子说了一句让我意外的话：妈妈，如果一件事儿毫无道理地在后边追着你，就一定有它的道理，或者隐藏了什么秘密，你不妨回过头来看一看，为什么不可以写一下我们“90后”？

回头看，我找到了那个没有道理的道理，我说出了“救赎”二字。当时脱口而出，是我不认为志愿者是个简单的高尚行为，一个大学生如果高尚到能天长地久地去做一件事，一定有生命遭遇的引领，一定是遭遇深渊的本能需求，如同一个落水者攀住石壁。而重要的是，

《生死十日谈》之后，我对“救赎”主题分外敏感，我已经被它带到“还乡”路上，如同当时正在创作的《后上塘书》里的刘杰夫的还乡，可一个大学生的命运会有怎样的深渊？事实上，在儿子的暗示下，我已经在向一部小说靠近。因为我已经在思考。

2014年11月，与一个记者朋友见面，其时她带来她的朋友，说读过我的小说《致无尽关系》。席间，就剩我们两个人的时候，那朋友跟我说，他大学最要好的同学也读过我的《致无尽关系》，可他在法航447空难当中去世了。我当时惊得头皮发麻，因为我知道他！当年小说发表并转载，我在网上读到一位鞍钢人写的博客，说他在本钢工作的朋友就在法航447飞机上，临行前推荐他读《致无尽关系》。我震惊，一是就像小说里写的，当你发现一个空难去世的人和你有关系，仿佛从某个已故人身上翻出与你有关的遗物，但重要的是，就在那一瞬，我感到我的生命正在发生一桩奇遇，因为我看到了一个大学生的命运深渊：他父亲遭遇空难，而他，之前好多年一直叛逆父亲……

这就是没有道理的道理，灵感的种子一旦跌落土地，完全由不得你想象。这也是道理背后潜藏着的秘密，你从没想写什么“90后”，可是当一个深陷命运深渊的大学生尾随一个读过你小说的人向你走来，你不得不迎上去，不得不跟他一起走回他出生、成长的这个年代……

小说写了五个月。这五个月，侄子生病在大连住院，年老的母亲身心衰弱接到家里伺候，每天都在亲人病痛的煎熬中，可每天都能写下至少一千字，仿佛一脚踩进储藏着优质矿石的矿脉，欲罢不能。其间倒是经常遇到过不去的坎儿，可是每到这时，又总有奇迹发生，比如张展父亲空难去世没有遗体，家人又要与遗体告别，我的想象力就一下子短路了，可就在那一天，一位朋友从沈阳来，晚上见面时还带

来一个开发区的朋友，听我讲到没有遗体的追悼会不知该如何写，那位朋友立即说：我的一个同事在 2002 年“5·7”空难中去世，开追悼会时局里给造了一个塑料假人。那个晚上我激动不已，仿佛沈阳的朋友专门为我而来，专门为我带来开发区的朋友。因为当张展的父亲变成塑料假人，荒诞感使张展开始追问父亲究竟是谁？

追问父亲是谁，这是张展自我救赎的全新开始。

我一直觉得，张展的形象原本就在那儿，在一块岩石下面，而某种神秘的契机让你来发现他，开掘他。就像我原本没想写这部小说，却有一个朋友在后边始终不渝地追着我。

现在，我不得不说，感谢张展，感谢他引我爬上一个精神高地，那里虽然空气稀薄，但他让我看到了平素看不到的人生风景。

在这里，我还要感谢一个人，散文家周晓枫！《寻找张展》初稿发给她，让她帮我看看，她为我提出一堆意见。在那一堆意见里，最重要的意见是“寻找张展”的理由不充分。为了这个理由，我几乎花了大半年的时间。如果说对张展形象的开掘蕴含着某种神秘的契机，那么，周晓枫的加入，则是这契机中最重要的部分，因为是她，让张展的形象有了如今的模样。

这是 2016 年 9 月 7 日为《寻找张展》写下的创作随笔，如今读来依然新鲜，愿将它作为再版序言。

只不过，重读这个创作随笔，我再一次看到：

生命的本质是创造，如同我们每一天里的创造。

2018 年 12 月 19 日

目录

contents

序 言	I
上部 寻找	I
下部 张展	117
总后记	279

上部 寻找



1

寻找张展，是儿子提出来的。我和张展从未见过面，可当他在微信上提到这个名字，说“妈妈，你还记得我的高中同学张展吗？”我脑海里迅速就浮现出一个形象。这形象没有身高，没有五官，只有和飞机有关的一些片段，他的名字有伸张和展翅的意思，容易让人联想到飞鸟和飞机，我记住他，正是因为一次和飞机有关的故事。他的父亲死于2009年法航447空难，当时离高考只有不到一周时间。儿子在微信上提到他，很出我的意料。儿子在美国加州读生物信息学博士，因为学习上的一些事情我们发生争执，他一个多月不理我，并向我严正声明：今后，凡涉及学术上的事，绝不允许瞎掺和！不让我管学术上的事，他却突然在微信上说起张展，并让我帮他寻找张展，说这对他很重要，对他的科研尤其重要。一股气儿在我胸口鼓胀，就差没骂出一句“混蛋”。

我其实并没管他，当时因为选课，他和学校生物系小秘发生争

执。小秘是美国大学里对秘书的昵称，她是一个五十多岁的黑人女人，她建议儿子选修一门“生物信息学前沿”的课，他没选，选了别的，小秘就问他为什么不选。他反问小秘，选修课的概念就意味着学生有选择的自由，我为什么要选？小秘说有史以来，还没遇到一个我们建议选而不选的学生。儿子说那是你没遇到，不意味着就没有，不意味着你的选修课最后就成了必修课。儿子把这一切告诉我时，我能想到他操着一口流利的英语与对方辩论时理直气壮的样子。他的英语表达一向很好，他以为到了美国，就拥有了自由和平等，就可以像电影里看到的那样，无视年龄和身份差别，打着手势据理力争。虽然我也觉得他有道理，可我还是冲他发了火，“你这刺儿头为什么走到哪里都改不了！为什么所有人都听了小秘建议唯独你不听！”我冲他发火，出自一个母亲的弱者思维，担心美国并非我们想象得那样自由和平等，不希望他在遥远的国外受挫。儿子却反应激烈：“妈妈，我向你讲这些，是想让你了解我的思想，并不是让你管我，也不是想让你为我操心！在学术上，我知道该怎么做。我们这代人和你们不一样，我们有自己的行为准则！”

儿子提到“我们这代人”，我更加恼火，我说我最讨厌你动不动就你们这代人，还不是你们这代人出了药家鑫，出了“我爸是李刚？”2010年10月，西安音乐学院学生药家鑫，驾驶轿车从另一所大学返回途中，因给车里音响换碟，将在非机动车道上行走的张妙撞倒，害怕受害人记住车牌号码，药家鑫在张妙身上连捅数刀将其杀死。同是2010年10月，河北保定公安局某分局副局长儿子李启铭，在河北大学院内酒后驾车，将两名女生撞飞，致一死一重伤，当他欲逃被截，竟口出狂言：“有本事你告去，我爸是李刚。”

当时，和儿子讨论同月发生的两起案件，我曾因愤怒对这代人有过极端的言辞，本不该在这时再提到他，可是一急还是把他们搬了出来，可见对付儿子，我是多么容易黔驴技穷。这句话还真的把儿子噎着了，他停顿了好长时间说不出话，但他没再和我争执，只压低声音说：“妈妈，我再重申一遍，在不了解事实真相的情况下，永远不要随便下结论。我们这代人，你究竟了解多少？！还有，学术上的事儿你不懂，不要瞎掺和！”

不让我掺和，又叫我帮忙，气真就不打一处来。因为有气，他后来的话我根本就没往心里去，比如他强调这几天找张展找得有多苦，能联系上的几个同学都不知道他去了哪里，在网上搜索张展的名字，三十七个张展只有滨城大学的张展和他要找的张展入学时间吻合，他知道他考入了滨城大学，可那个张展的信息终止在 2009 年 9 月，之后便不知去向。

没往心里去，可张展这个学生还是不由分说在记忆深处浮出，连同与空难有关的一些信息。一架从巴西里约热内卢飞往巴黎的航班，神秘消失在大西洋四千米高空。人们在五天后发现漂出水面的飞机碎片，一个月后打捞出飞机残骸，两年之后找到黑匣子，2011 年夏天打捞出一百零四具遗体，出事原因仅仅是驾驶员操作失误……这世界上的重大灾难没人能够忘记，泰坦尼克号遭遇冰山、唐山大地震、印尼海啸、汶川地震……许多灾难，你记下了，却和你的生活并无直接联系。法航 447 空难发生后，我生活中发生了一件蹊跷的事儿：2009 年 1 月，我的中篇小说《致无尽关系》发表后被几家刊物选载，半年后我在网上点击作品题目，想搜索一下在读者中的反响，却看到一个网名为“洪洞山人”的人写的博客，他在

博客上说，他的一个朋友就在法航 447 飞机上，朋友出差前，曾向他推荐一篇叫《致无尽关系》的小说，写一对春节回家过年的小两口儿如何掉进无尽关系的故事，非常感人。他于是买到《小说月报》一口气读完，为了悼念朋友，他还不惜花费笔墨在博客上耐心讲述了小说里剪不断、理还乱的亲情故事……

一个空难去世的人在临行之前读过我的小说，我的小说跟一个已经不在的人发生关系，震动之余，我有一种无法言说的感受，仿佛从某个已故人身上翻出与我有关的遗物，仿佛从消逝在天际的苍茫之处闪现出一道电光，瞬间照亮了我们彼此……

当然，它照亮的，不只是我们彼此，还有张展。因为在这之前，我就知道儿子有一个同学的父亲在空难中去世，那同学的父亲在太原市当区委书记，他把儿子和女儿一起送到大连读高中。当把两件事联系到一起，当得知张展的父亲就是生前读过我《致无尽关系》的那个人，我和张展，顿时就有了诉说不清的关系。

所谓诉说不清，不过是从此刻记住了张展这个名字，并开始关心起他的信息：是否参加了高考，是否影响了成绩，去了哪所学校，仅此而已。然而尽管如此，从儿子嘴里得到的信息足以让我悲伤：父亲遇难，看不出他有任何反应。为了高考，他没和母亲一起参加去往法国的空难家属团，可他高考考了很低的分数，最后去了大连一所二本学校。对我来说，这些信息都不算什么，最最叫我悲伤的是，他高中期间就跟家庭决裂，跟父母决裂，第一年春节，父母为他订好机票，他坚决不回，从此父母再也没让他回去。这意味着，他在父亲遭遇空难的三年前，就与父亲永别了……

法航 447 空难发生在 2009 年 6 月 1 日，我在网上读到“洪洞山

人”的博文是2009年7月17日，虽然得知这些信息离飞机失事已经一个多月，可当时，我还是希望通过儿子见见张展，因为《致无尽关系》，我和这个孩子似乎有了微妙关系，我想帮帮他，不管他如何跟父亲决裂，父亲去世，对他来说都是重大灾难……可儿子绝不配合我，他的理由非常简单：他不会见你！当时高考结束，他很有可能回到山西老家，不在大连。可儿子不说他不在大连，只说他不会见我，仿佛我是什么虎狼怪兽。事后用心想想，这看似简单的理由倒也并不粗暴：不管他在哪儿，总要尊重受难者，总得让他安静。

后来，儿子断断续续向我描述了张展。他向我描述，不是为了让我了解，而是他高考结束，在经历和同学的告别，某些往事让他不能释怀。儿子没有遗传我喜新厌旧的基因，他是一个深度怀旧的病人——怀旧是一种病，这是我的定义，因为它会让生活变得无比沉重——他的房间里堆满了他用过玩过的所有东西：电子宠物、四驱车模、电子火车，以及他穿旧了的校服，甚至从小学一年级到高中三年级的所有试卷，给我收拾卫生带来巨大麻烦不说，没事儿时，他从那里翻找旧有的时光，一边叹气一边摇头，活脱脱一个八十岁老人。我十分清楚，儿子描述张展，不过是为了打开一段属于他的过去，如同从校服和试卷中翻找旧有的时光，而我，不过是一个意外的分享者，或者只有与我的分享，才使他的怀旧更有质感，反正，关于张展的描述只是他的自言自语：

“这个张展，是我见到的骨子里最倔强、最我行我素的人，你知道他爱上的那个发廊女有多大，比他大八岁。

“这家伙真是怪人，从不主动跟人交往，可身边总有人围着他。他从不用心学习，就爱画画，有时上课也画，可学校全年级

三百名学生，他考试从来没掉下前八十。他会做饭，会做山西的土豆宴，还会收拾家，他爸妈给他在西安路租了个房子，那家里收拾得比咱家还干净。

“我最佩服他的，是他爸妈为了他和妹妹来大连上高中，给他们找了个交换妈妈，一个区下面的局长，每到年节，她都来请他们到大饭店吃饭，他不但坚决不去，也不让妹妹去。有一回他过生日，把我们请回家吃土豆饼，交换妈妈送来生日蛋糕，他坚决不让打开，后来交换妈妈发现，气得都把蛋糕摔到我们身上了。这小子的个性我太崇拜了。”

可说到这里，儿子的情绪突然低落下来，像一个在荒野上奔跑的小马驹突然被同伴遗弃，神情惶恐而迷乱，并求救似的看着我：“妈妈，我，我伤害了张展，他父亲去世后，他姥姥也突然去世了，可你知道我给他发了条什么内容的短信吗，我说：不要悲伤，上帝是在造就你，是在爱你，你一定会取得巨大成功。妈妈我绝不是想让张展拿亲人的死亡和成功交换，你能理解我不是那个意思，可他，从此再也没和我联系。”

我当然能理解，但把不幸看成财富需要时间，当别人在遭遇不幸时说这样的话，不但达不到安慰的效果，还有一种看光景不怕乱子大的幸灾乐祸。

是那个时候，我知道儿子武断地回应我，并不是张展不见，而是他确实找不到张展。

是那个时候，我知道儿子成天念叨张展，不仅仅是怀旧，还是陷入想解释自己又打不通对方电话的焦虑和无奈中。

也是那个时候，我知道了儿子一到节假日就出去玩一天是去了哪

里，知道了一个区下面的小局长本事究竟有多大。更重要的是，知道了这世界上还有交换妈妈这一角色：本地孩子在外地上学，外地孩子在本地上学，为了不脱离有权有势大人的庇护，相互把孩子移植到对方家庭。让我不能想象的是，太原市某区里的官，和大连市某区的官，远在两省两地，他们怎么就相互认识就接上了头儿……

很显然，儿子的描述，不但没有打消我想见见张展的念头，反而更加强烈。只是这强烈的念头里，已经不单纯是为了安慰张展，还有替儿子做些解释的成分——我并不担心儿子失去友情，那时我并不知道他们有多深的友情，我只是不希望，对儿子的误解，为张展本已不幸的人生增添更多的痛苦。记得当时，我曾跟儿子说，如果见不到张展，能见到他的交换妈妈也行，张展再不喜欢，她也是他生命中帮助过他的人，他拒绝她的物质，但不一定拒绝她的精神安慰和帮助。

可我，终是没有见到张展，也没有见到他的交换妈妈——当儿子听我说还要见张展的交换妈妈，他的阻止非常粗暴：“你不要自取其辱了，妈妈，她那样的人，绝不会理睬你一个文人！”

我的念头一点点消退下去，不是相信了儿子的直觉，而是从记忆深处打捞出了这个女人。在一次又一次家长会上，我似乎见到过她，大高个儿，长瓜脸，无论冬夏，都穿一身职业装，印象最深的是她那头贴在瘦脸上的短发，它让她挺着腰板走进教室时，显得趾高气扬，目空一切，没有丝毫家长的紧张和谦卑。她不是张展家长，她当然不紧张也不谦卑，可当这个女人黑亮的短发浮现在眼前，我仿佛已经看到，她是这样一种女人，她无视权力之外的任何存在。当然，这不是我没有见到她的重要原因，重要的是时间和空间在发生改变。没有多久，大学开学，儿子那茬学生，打散的小鸟似的各奔东西，

当儿子和儿子的事情不再每天都环绕身边，当我的生活不再有月考、中考、高考、家长会，突然变得空荡荡一片真干净，与儿子有关的过去便也像被风刮走的浮云，在时光的背影里渐行渐远……

儿子抛下一句找张展对他有用的话，忙自己的事儿去了，却怎么都不会想到，这句话，像吹动浮云的一缕轻风，把一个孩子从时光的背影里吹了回来。到后来，那已经不是一缕轻风，而是一场风暴，因为我一连好几个晚上都睡不着觉，只要闭上眼睛，就有飞机在眼前坠落，之后是混乱的乌烟瘴气的场面，是在机场候机口抱头痛哭的空难者家属，是一双双寂灭的犹如灰烬的眼神，而当这些眼神消失，张展冷漠而飘忽的目光如期而至——不知为什么，每每闭上眼睛，用不了多久，张展的目光就来到眼前，它没有寂灭如灰烬，而是冷漠、飘忽、游移……他似乎离你很近，近在咫尺，可只要你用心打量，他又突然走远，好像并不存在。然后猛一个激灵睁开双眼，你发现，他已经占据了你的整个神经，因为你会一遍又一遍地问：他在哪里？他如今在干什么？父亲那场空难，对他意味着什么？他为什么要和父亲决裂？他是否还在生儿子的气？

那时我才知道，有关张展的一切，我了解得太少太少。他曾是儿子的同学，他曾是儿子比一般同学更近的一个朋友……他们是朋友，只为一句话就中断了联系，是不是张展出了什么不好的状况，身体的，精神的，或者家里其他人的？还有，儿子为什么要找张展？是对张展的歉疚一直都没放下，还是怀旧的病复发，还是真像他说的那样，对他有用？儿子的终极理想，是由科学入哲学，他现在正在课余时间攻读心理学和哲学，读弗洛伊德和海德格尔，有关张展的成长，难道真的对他的科研有用？

事实证明，中国独生子女的妈妈，子女任何一个小小的要求，在她们心里都是一场风暴。只是在寻找张展的风暴里，还席卷了一丝渴望，那种用事实来证明张展过得很好，从而消除一切愧疚、不安与疑虑的渴望。

2

为了将信息弄得相对准确，我也上网搜索了一下张展，三十七个同名的张展，年龄大都在三十岁以下，可见张展这个名字的时代性，似乎只有开放，才放开了人们对于“张开”和“展翅”的想象。在滨城大学张展的词条下面，唯一的一句话是这样写的：张展，滨城大学 2009 级学生。按说，找到大学，也就知道了张展的去向，可滨城大学在离市区四十多公里之外的郊区，又要经过交通拥堵的开发区，往返路程加到一起，少说也得三个小时。多年的宅居，四肢越来越懒惰的同时，对距离有着神经质的惧怕，尤其我不会开车。然而，惰于行动的人往往敏于思考，稍作思考，我就为自己制订了便捷的计划：先去第 W 高中找他的班主任，那里离我家就一站地，打车十几分钟就到，如果班主任知道他的消息，就可省去我太多的时间。

第 W 高中在大连市政府后身，它的前边是日伪时期修建的有轨电车道，后边是通往码头的公交车道，东西两侧则是繁华热闹的商业街。高中是这样一个所在，不管它置身怎样的繁华和热闹之中，不管它四周有多少生意兴隆的饭馆商店，只要你迈进围墙大